

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老师推荐书单

雷清漪◎主编

# 随风而来的 玛丽阿姨

【英】帕·林·特拉芙斯 著 雷清漪 译

-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奇幻儿童文学作品之一。
- 现实世界中不能拥有万能，那就在想象的世界里无所不能吧！



西安出版社

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老师推荐书单

——雷清漪◎主编——

# 随风而来<sup>的</sup> 玛丽阿姨

SUI FENG ER LAI DE MALI A 'YI

【英】帕·林·特拉芙斯 著 雷清漪 译

西安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 / (英) 帕·林·特拉芙斯著;  
雷清漪译. — 西安: 西安出版社, 2016. 12

(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老师推荐书单)

ISBN 978-7-5541-1950-1

I. ①随… II. ①帕… ②雷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中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20248号

---

# 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

[英] 帕·林·特拉芙斯 著      雷清漪 译

---

责任编辑: 潘 高

出版发行: 西安出版社

社 址: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

电 话: (029)85234426

印 刷: 陕西五二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开 本: 650mm×920mm 1/16

印 张: 10

字 数: 150千

版 次: 2016年10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41-1950-1

定 价: 25.00元

---

△本书如有缺页、误装, 请寄回另换。

## 导 读

玛丽阿姨看起来是一名普通的家庭教师，她有着瘦高的身材，严肃的蓝眼睛，粉红色的脸颊，荷兰玩偶似的翘鼻子，随身带着一把鸚鵡头的伞和一个毯子缝成的手提袋。这样的形象原本再普通不过了，事实上，她却是一个有着无边魔力的超人，她有许多魔法，她随东风而来，随西风而去。玛丽阿姨照顾的简、迈克尔等姐弟四人可以跟随她去周游世界，跟随她体验一个个奇妙魔幻的童话世界，让孩子们童年非常快乐有趣。这就是童话《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》中的玛丽阿姨形象。

《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》是英国女作家特拉芙斯写的玛丽阿姨系列作品中的第一本，发表于1934年。该书一经问世，就深受孩子们的喜欢，所以玛丽阿姨的形象已经深植于世界儿童的心中。迄今为止，玛丽阿姨系列作品已

被翻译成 24 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，并已售出千万册。

《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》采用典型的双轨式结构来展示故事情节。作者把现实和幻想两条线索交织起来，展开亦真亦幻的故事情节，两条线索结合得自然巧妙。作者在描写现实中的玛丽和幻想中的玛丽时，使用不同笔调，使玛丽阿姨这个形象显得神奇而又神秘。现实中的玛丽阿姨是一个有教养，很自傲，神态高贵，衣着时髦，喜欢展示自己漂亮外表的人，她对孩子要求异常严格，孩子们很惧怕她。幻想中的玛丽阿姨有着无穷的魔法，可以让孩子们坐在空中，还有奇妙的指南针可以带孩子们周游世界，带孩子们去见识一些稀奇古怪的人和事。全书将二者和谐地统一起来，这样才使玛丽阿姨的形象由此获得奇妙的魅力和活泼的生命力，成为一个风格独特的超人。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- 第一章 东 风 / 1
- 第二章 休 假 / 11
- 第三章 笑 气 / 20
- 第四章 拉克小姐的安德鲁 / 34
- 第五章 跳舞的牛 / 46
- 第六章 倒霉的星期二 / 58
- 第七章 鸟 太 太 / 74
- 第八章 科里太太 / 80
- 第九章 约翰和巴巴拉的故事 / 96
- 第十章 月亮圆了 / 107
- 第十一章 买东西过圣诞节 / 129
- 第十二章 西 风 / 142

## 第一章 东 风

你要找樱桃树胡同吗？只要问一问十字路口那位警察，他会把帽子稍稍往旁边一推，搔着头想想，然后伸出戴着白手套的手，用一个大拇指指点着说：“先往右，再往前走，再向左，然后向右拐一个大弯，就到了。再见。”

照他指的路走，你就来到樱桃树胡同的正当中。胡同的一边是房子，另一边是公园，当中有长长的一排樱桃树。

要是你想找十七号——你一定会找到，因为这本书就讲的这一家。并且，你一下子就能找到。第一，这座房子在整条胡同里最小。第二，这户人家墙粉剥落，需要粉刷了。

房子的主人班克斯先生说，要么要一座漂亮、干净、舒适的房子，要么把孩子们接过来一起生活。如果两者都要，他没这个条件。

班克斯太太经过再三考虑，选择了后者。他们有四个孩子，大女儿简，老二迈克尔，最小的是一对双胞胎——约翰和巴巴拉。于是，

班克斯一家在樱桃树胡同十七号住了下来。布里尔太太帮他们烧饭，埃伦帮他们开饭，罗伯逊·艾帮他们除草、洗刀兼擦皮鞋。班克斯先生老说：“干这种活，罗伯逊浪费了时间，我浪费了钱。”

当然，除了这几位，帮他们的还有一位保姆，叫卡蒂。可她完全犯不着写到这本书里来，因为这个故事一开头，她就离开了十七号。

“她走没跟你说，事先也不打个招呼。我可怎么办呢？”班克斯太太说。

“登报吧，亲爱的，”班克斯先生边穿鞋边说，“我真希望罗伯逊·艾也不吭一声就走，因为他擦鞋只擦了一只。我穿出去成了一双阴阳鞋。”

“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”班克斯太太说，“可你还没告诉我，保姆卡蒂的事到底怎么办？”

“她人都走了，我看不出你能把她怎么办，”班克斯先生回答说，“换了我，我就托人到《晨报》去登个广告，说班克斯家的简、迈克尔、约翰和巴巴拉（不提他们的妈妈）急需一位保姆，人要尽可能好，工钱要尽可能少。然后我就等着保姆到前面院子门口来排长队，她们准会叫我气炸肚子。因为妨碍了交通，我得给警察付一个先令。”





好了，现在我得走了。今天吹的什么风？怎么跟在北极一样冷。”

班克斯先生说着把脑袋伸出窗外，低头看看胡同口布姆海军上将的房子。这座房子是胡同里最雄伟的，全胡同都为它骄傲，因为它造得跟一艘船一样。花园里竖着一根旗杆，屋顶上还有个镀金的风标，样子像个望远镜。

“哈！”班克斯先生很快把头缩进来。

“海军上将的望远镜说是东风，我也这么想。都冷到骨头里去了，我得穿两件大衣。”他心不在焉地在他太太的鼻子旁边亲了亲，跟孩子们招招手，就出门去了。

班克斯先生在城里的一家银行上班，除了星期天和银行假日，他每天都要进城。他的工作很忙又很单调——每天忙着数钞票和硬币。

班克斯先生有一个黑色的小皮包，是用来放零钱的。当然，有时候他会把零钱给简和迈克尔，让他们放进存钱罐。

现在，班克斯先生拿着他的黑色小皮包走了。班克斯太太走进客厅，坐在那里给报社写信，请求他们马上给她找一位保姆，她在等着。

简和迈克尔趴在楼上儿童室的窗口朝外张望，猜测着谁会上他们家来。保姆卡蒂走了他们很高兴，因为他们不喜欢她。她又老又胖，身上一股大麦茶气味。他们想，不管谁来也比她好，就算只好那么一丁点。

太阳落山了，布里尔太太和埃伦上来叫他们吃晚饭，给双胞胎洗澡。简和迈克尔吃过晚饭，坐在窗口等爸爸回家。

东风在胡同里樱桃树光秃秃的树枝间呼呼地吹过，这些树在暗淡的光线中前后左右摇晃，好像发了疯，想连根从地上蹦起来。

“爸爸来了！”迈克尔突然指着一个“砰”地撞到院子大门上的人影说。

简盯着越来越浓的暮色说：“那不是爸爸，是别人。”

那人影让风吹得晃来晃去，弯着腰。接着，人影拔掉院子大门的门闩。他们看出那是一个女人，一只手捂住帽子，一只手拿着个手提袋。简和迈克尔看着看着，看到了一件怪事，那女人一进院子大门，好像被一阵风吹起来，直往房子门前送。

看起来是这样的：风把她先吹到院子门口，让她打开院子门，再把她连同手提袋等物品吹到前门口来。

简和迈克尔只听见很响的“砰”的一声，她在前门口着地的时候，整座房子都摇动了。

“多滑稽！这种事情我从没见过。”迈克尔说。

“咱们去看看她是谁！”简说着抓住迈克尔的胳膊，把他从窗口拉开，穿过儿童室，来到外面的楼梯口。从楼梯口，能够清楚看到门厅发生的事。

这时，他们看见妈妈从客厅出来，后面跟着一位客人。简和迈克尔看到新来的人有一头发亮的黑发。

“像个荷兰木偶。”简低声说，“你看她那么瘦，大手大脚，有一双直盯着人看的蓝色小眼睛。”

迈克尔用胳膊肘狠狠地顶了顶简的腰。

“你会看到他们都是些乖孩子。”他们的妈妈说。

“他们一点不淘气。”妈妈嘴里这么说，可心里没谱，好像连她也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话。他们听见新来的人“哼”了一声，看来她也不相信。

“好，至于证明信……”妈妈接着往下说。

“哦，我有个规矩，从不拿证明信。”那人斩钉截铁地说。

妈妈瞪大眼睛看着她，说：“可我认为照规矩还是要拿出来的，我是说，大家都这样做。”

“我认为这是古老十八代的旧规矩，”简和迈克尔听见那斩钉截铁的声音说，“老掉牙了，可以说早都过时了。”

班克斯太太最讨厌的就是过时，对“过时”这东西简直受不了。因此她赶紧接着说：“那好吧。我们可以不在乎这个。当然，我不过是问问罢了，因为也许，呃，也许你要拿出来。儿童室在楼上……”

她在前面带路上楼，一直讲个没完，只顾着讲，就没看到后面的动静。可是，简和迈克尔在楼梯口看着，对新来的人这时候的古怪举动看得一清二楚。当然，她是跟着班克斯太太上楼，可她上楼的办法与众不同。她一手拿着手提袋很利索地坐上楼梯扶手滑上来。班克斯太太来到楼上楼梯口，她也同时到了。

简和迈克尔知道，这种事从来没有过。滑下去倒时常有，他们自己就经常玩，可滑上来的这种事从来没有过！他们好奇地盯着这



位新来的怪人看。

“好，那就全讲定了。”妈妈松了一口气。

“全讲定了，得看我是否高兴。”来的人说着，拿起一块有红花有白花的大手帕擦擦鼻子。

“孩子们，”班克斯太太突然看见他们，说，“你们在这儿干吗呀？这是照顾你们的新保姆——玛丽·波平斯阿姨。简，迈克尔，你们过来，向阿姨问好呀！”

“这是……一对双胞胎。”她朝小床上的两个娃娃挥挥手。

玛丽阿姨牢牢盯住他们看，看了这个看那个，好像在拿主意——她是不是喜欢他们。

“我们得说吗？”迈克尔说。

“迈克尔，别淘气。”妈妈说。

玛丽阿姨继续把四个孩子看来看去，接着她大声吸了口长气，好像表示她已经下定决心。她说：“我干。”

事后班克斯太太告诉她丈夫，说：“她好像是给了咱们大面子似的。”

“也许是的。”班克斯先生用鼻子蹭了一会儿报纸角，很快又抬起头来。

妈妈一走，简和迈克尔就靠到玛丽阿姨身边。她站得像根电线杆，双手叠在胸前。“你怎么来的？”简问她，“看来像是一阵风把你给吹到了这儿。”

“是这样，”玛丽阿姨回答了一声。接着她解开围脖，脱下帽子，挂到一根床柱上。看来玛丽阿姨不想再说什么话，虽然她哼了好多次。于是，简也就不再开口了。

玛丽阿姨弯身去打开她的手提袋时，迈克尔忍不住了。

“多好玩的手提袋！”他用指头捏捏它说。

“这是毯子。”玛丽阿姨说着把钥匙插进锁孔。

“你是说装着毯子？”

“不，是毯子做的。”

“哦，”迈克尔说，“我明白了。”

其实他没怎么明白。

这时候手提袋打开了，简和迈克尔一看，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，他们更奇怪了。简问：“怎么，里面什么也没有啊？”

“什么也没有——你这是什么话？”玛丽阿姨反问了一声，站起身子，看来好像生气了，“你竟然说里面什么也没有？”

她说着，从空袋里拿出一条浆洗过的白围裙，把它围在身上。接着她拿出一大块肥皂、一把牙刷、一包发夹、一瓶香水、一张小折椅和一瓶润喉止咳糖。简和迈克尔顿时瞪圆了眼睛。

“可我刚才明明也看见手提袋里是空的。”迈克尔悄悄说。

“嘘！”简把手指放到嘴巴上。

只见玛丽阿姨这时候拿出一个大瓶子，瓶子上有张标签写着——睡前一茶匙。

瓶颈上挂着一把匙子，玛丽阿姨倒了满满一茶匙深红色的水。

“是你喝的药水吗？”迈克尔充满好奇地问道。

“不，是你喝的。”玛丽阿姨把匙子向他伸过去。迈克尔看着她，皱皱他的鼻子，表示拒绝。

“我不要喝，我不用喝，我不喝！”

可是玛丽阿姨的眼睛盯住他，迈克尔一下子发觉，你朝玛丽阿

姨一看就不能不听她的话。她有一种古怪的东西——一种使人又怕又说不出来的兴奋的东西。

茶匙越来越近，他屏住气，闭上眼睛，咕嘟一口。满嘴都是甜味。他转转舌头，一下吞了下去，满脸堆起了笑容。“冰草莓汁，”他高兴得发狂，“还要喝，还要喝，还要喝！”

可玛丽阿姨的脸还是那么板着，她没有吭声，给简倒一茶匙，可倒出来的水闪着银色、绿色、黄色的光。

“是橙汁。”简边说边舔嘴唇。

接着，玛丽阿姨拿着瓶子向双胞胎走去，简赶紧奔到她面前，说：“哦，别，请别给他们喝。他们还太小，他们喝不了。谢谢你！”

玛丽阿姨不理她，只狠狠地看她一眼，就把茶匙尖往约翰嘴里灌，约翰“呱嗒呱嗒”一口就喝完了。简和迈克尔一看洒在围嘴上的那几滴，就断定这一回喝的是牛奶。接着，巴巴拉也喝到了她的



一份，“咕嘟咕嘟”就喝下去了，还把茶匙舔了两次。

玛丽阿姨这才倒了一匙，一本正经地自己喝下去。

“唔，糖酒。”她说着“吧嗒”一下嘴唇，用塞子把瓶子重新塞了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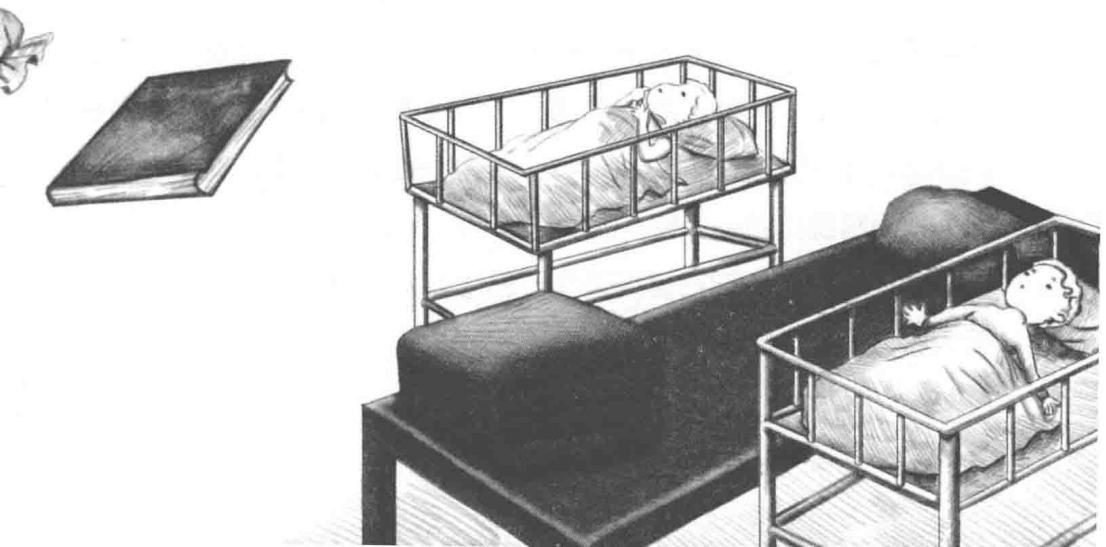
简和迈克尔的眼睛惊讶得鼓起来，可是没工夫多想，因为玛丽阿姨已经把怪瓶子放在壁炉架上，向他们转过脸来。

“好了，”她说，“马上上床。”

她动手给他们脱衣服。他们看到，扣子和搭钩让卡蒂大婶解开很费工夫，可是在玛丽阿姨手里，转眼都解开了。不到一分钟，他们已经上了床，看着玛丽阿姨在暗淡的灯光中拿出其余的东西。

她从毯子手提袋里拿出七套呢睡衣、四套布睡衣、一双高筒靴、一副骨牌、两顶浴帽、一本贴明信片的簿子。最后拿出来的一张折叠行军床，还有羊毛毯和鸭绒被，她把床架在约翰和巴巴拉的小床之间。

简和迈克尔乐滋滋地看着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可他们两个都明白，在樱桃树胡同十七号出了一件了不得的大怪事。



玛丽阿姨把一件呢睡衣从头上披下来当帐子，在它下面脱衣服。迈克尔被这新来的怪人迷住了，再也忍不住，向她叫着说：“玛丽阿姨，你永远不再离开我们了吧？”

睡衣底下没有回答，迈克尔又忍不住了。

“你不会离开我们了吧？”他焦急地嚷嚷说。

玛丽阿姨的头伸出睡衣，样子很凶。

“那边再有人说话，”她吓唬说，“我就叫警察了。”

“我是想说，”迈克尔胆怯地开口，“我们希望你不会很快就走……”他觉得满脸通红，脑子很乱。

玛丽阿姨把眼睛从他身上移到简那里，一声不响。接着她大声吸了吸鼻子，简单地说了一句：“我待到风向转为止。”然后，她吹灭蜡烛，上床睡觉了。

“那就好。”迈克尔说。其实他一半是说给自己听，一半是说给简听。只是，简没有听，她在回想这件事发生的经过，她在思索着……

玛丽阿姨到樱桃树胡同十七号的经过就是这样。虽然大家有时候向往卡蒂大婶管家时的那种更安静、更正常的日子，可总的说来，玛丽阿姨来了大家还是很高兴。

班克斯先生高兴，因为她一个人来，不妨碍交通，他用不着给警察小费。班克斯太太高兴，因为她可以告诉别人，说她孩子们的保姆非常时髦，不让人看证明信。布里尔太太和埃伦高兴，因为她们可以整天在厨房喝浓茶，不用上儿童室开饭。罗伯逊·艾也高兴，因为玛丽阿姨只有一双鞋，而且是她自己擦的。

至于玛丽阿姨自己觉得怎样，那就没人知道了，因为她从来不跟大家多说话。



## 第二章 休 假

“每两个礼拜一次，星期四两点到五点可以出去。”班克斯太太说。

玛丽阿姨牢牢盯住她说：“太太，上流人家是隔一个礼拜，一点到六点。我希望也这样，要不……”玛丽阿姨没往下说，可班克斯太太明白下面是什么话，下面的话就是要不她就走。

“可以可以。”班克斯太太赶紧说，生怕玛丽阿姨真的不干了。

于是，玛丽阿姨戴上白手套，胳肢窝里夹着她的伞——倒不是为了怕下雨，只是因为伞柄很漂亮，她不能把它留在家里。伞柄上有个鸚鵡头，这种伞怎么能留下来呢？万一调皮的孩子给弄坏了呢？再说，玛丽阿姨爱时髦，要给人看到她最漂亮的样子。说实在的，她百分之百地认为，她给人看到的样子很漂亮。

简在楼上儿童室窗口向她招手：“玛丽阿姨，你上哪儿去呀？”

“请你把窗户关上。”玛丽阿姨回答说。简的头赶紧缩进去。